

“花儿”的故事

“花儿”的田野调查

青海“花儿”（二）

武宇林

平安县峡群寺“花儿会”

按照调查计划，在考察完老爷山“花儿会”之后，将乘坐当晚的火车返回银川。还有半天的空闲时间，我们便抓紧时间又去了西宁市附近的平安县药水泉参观。“药水泉”一词经常出现在青海、甘肃一带的“花儿”之中，笔者一直盼望有机会亲眼观赏神奇的药水泉。

例
青石头崖里的药水泉，
清粼粼淌，
千年万年地不断；
若要我俩的姻缘散，
端溜溜想，
九曲黄河的水干。

（**腾晓天著《青海花儿话青海》**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间洼地的地面上散布着无数星星点点的泉眼，里面不断冒出细细的泉流。真是太奇妙了！据说，青海高原的高山峻岭之中散布着许许多多的清泉，而药水泉则是清泉的一种。之所以称之为药水泉是因为这种泉水中含有各种微量元素，相当于矿泉水，常年饮用或用它洗浴，能治疗各种顽疾。这片药水泉是青海省著名的药水泉之一，慕名前来的人很多。笔者看到几



古代乐器在国博“奏响”丝竹之声

新华社北京电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唐代九霄环佩琴、清代十二律管……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近日对观众开放，力求系统反映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展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

展览分为“鹤鸣九皋，声闻于天”“钟鼓喤喤，大音至乐”“丝竹相合，妙音飞花”和“云间锣鼓，日月同辉”4个部分，集中展示馆藏精品及向多家文博单位商借的文物共计200余件（套），其中不乏具有高度代表性的乐器珍品。

中国儿艺新剧《听见梦想》展现视障人群勇气与梦想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新剧《听见梦想》日前建组。这部戏将于国庆节在中国儿艺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

开盲人按摩室的爸爸为视障女儿铺好了人生路，就在即将报志愿的假期里，女儿对钢琴调律动了心，她表现出的听力天赋打破了父女二人平静的生活，这个选择也揭开了爸爸潜藏心底的秘密和隐痛……儿童剧《听见梦想》通过表现视障人群的生活体验和选择，探讨勇气、希望和梦想。

“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尝试接近视障人群的内心世界，同时被他们深深打动，力争创作一部可以听的儿童剧，把真善美、勇气和力量传递给大家。”导演赵宇说。

位藏族妇女正用杯子或玻璃瓶接地上的泉水喝。笔者也品尝了一下，感觉比想象的要苦涩，微微有股药味。看着不可思议的药水泉，笔者突然想起了一篇介绍在药水泉附近举办“花儿会”的资料。于是，连忙询问当地人。他们的回答令笔者喜出望外，今天正好有一场“花儿会”就在附近的峡群寺。于是，笔者闻风而动，前去赴会。

峡群寺“花儿会”会场设在山间的树林里。虽说是会场，从外观上看也只不过是农村集市或郊外休闲场所。进入树林深处，是一片宽敞凉爽的避暑胜地。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草坪上品味着美食、啤酒。也有的人在骑马兜风，一派祥和景象。但不见有人唱“花儿”。当地教育局的朋友解释，时间尚早，再者，在人前唱情歌会难为情，所以，歌手们都躲到山上的树林中去了。于是，我们开始爬山去寻觅“花儿”。不久，便听到了由远而近的“花儿”歌声，寻声望去，是四位男女歌手正准备下山吃饭。当笔者请他们唱首“花儿”时，歌手们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四人中好像是领头人的男歌手最先开唱：

例
瓜子不饱是人心，
白布帐房马脊梁，
打扮的像个小金堂。
仅短短几分钟，农民歌手就能把眼前的景物巧妙地编进“花儿”之中，真令人佩服。在交谈中笔者得知，他叫赵泰山，50岁，另一位男歌手叫王胜全，40岁。女歌手一位叫严秀，34岁，另一位是童秀英，37岁。他们都是周围村里子的普通农民，平时干农活、放羊。但是，到了一年一度的“花儿会”，就是再忙也一定要结伴来唱“花儿”。在笔者一行的恳求下，四位农民歌手又演唱了几首当地流行的“互助令”“白牡丹令”“红花令”等曲调的“花儿”。

例
出去大门树上看，
喜鹊儿盘窝着哩；
进去房门炕上看，
尕娃娃睡着者哩。

这首“花儿”貌似普通的生活歌。但后来查阅资料时发现，甘肃省的资料里也有类似的歌谣，是一首以“大眼睛令”为曲调的歌词，有着情歌的味道：

例
出去个大门往树上看，
喜鹊儿盘窝着哩；
揭起个门帘往炕上看，
白牡丹睡着者哩。

（《**花儿论集2》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甘肃分会编1983**）

在这里，创作者把睡在炕上的美丽女子比喻成“白牡丹”，表露出对她的爱慕之情。比兴句的喜鹊盘窝则寓意美满姻缘。显然，很可能是赵泰山随机应变将原来的歌词进行了改动。可能是当着刚见面的陌生客人，情歌有些难以启齿的缘故吧！由此，也使笔者进一步了解到民歌“十唱九不同”的特性。

在演唱和谈话间，帐篷里的气氛也逐渐变得轻松和活跃起来，一位歌手即兴演唱了一首传统情歌。

例
庄子周围的白牡丹，
蜜蜂儿探够了两天；
若要我俩的婚姻散，
三九天冰滩上开个牡丹。

这首“花儿”中，歌手把自己比喻为蜜蜂，而把意中人比喻为牡丹，是“花儿”歌谣中时常见到的程式化表现手法。引起笔者兴趣的是，第三四句的歌词在宁夏、甘肃的“花儿”资料中也曾多次见到，因此颇感熟悉亲切。

他们在各自独唱之后，又进行了两位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对歌”。

例
女性：
这么大的善场这么大的树，
材头上没有个红箱；
这么大的会场这么多的人，
人伙里没有个望想。

（《**“少年”（花儿）论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编集1982**）

两位女歌手唱的是青海地区流行的歌谣，笔者当时虽记录下了歌词，但由于不熟悉当地的民风民俗，对歌词内容并不理解，记录也不准确。后经查阅相关资料，才核对准确了上述歌词，并弄清了原意。



为对应女歌手们的挑战，两位男歌手也唱了下面的歌谣来应战：

男性：
猫头鹰飞了鹰没有飞，
鹰飞是铃铛响哩；
身子回了心没有回，
心回了咋这么想哩？

这首“花儿”的奇数句与奇数句押韵，偶数句与偶数句押韵。但更令人叫绝的是，第二四句末的“响”“想”与女歌手们唱的第二四句末的“箱”“想”合辙押韵。这样，就使前后演唱的两首“花儿”有了联系。

在几曲对歌“热身”后，男女歌手间的“花儿擂台”便开始了：

例
女性：
公鸡娃大了毛大了，
毛大者上不去架了；
阿哥们活下的人大了，
尕妹妹搭不上话了。

男性：
公鸡娃大了毛大了，
毛大者上不去架了；
两位尕妹活下的人大了，
阿哥们搭不上话了。

笔者一边饶有兴趣地品味着农民歌手的“花儿”，一边注意观察他们即兴创作“花儿”的过程。歌手们在每次唱歌之前都会小声交谈，虽然听不清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想来可能是一些关于“花儿”曲调选择、歌词确认及演唱顺序的协商。而且，十分有趣的是，几位听众居然也很自然地参与创作，在旁边建言献策。看来，一首“花儿”的产生绝不是仅靠歌手一人的智慧，而是众歌手和周围听众共同创作出来的。

在群峡寺“花儿会”考察的时间虽然有限，但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在传统的“花儿会”上，演唱者和听众之间有着明显的互动交流，“花儿”的演唱具有明显的即时性和创造性。“花儿”的研究要重视其生活性、情景性特征。

2020年“文化大篷车”下基层文化扶贫获认可

本报讯（记者 王飞）8月8日，宁夏演艺集团“文化大篷车”第一轮第三组演职人员前往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彭堡村，为当地群众带去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获得群众广泛认可。

为紧跟时代步伐，讴歌时代精神，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领导和部署下，8月3日起，宁夏演艺集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文化大篷车下基层活动。

当日，演出现场下起大雨，演员坚持演出，工作人员指引观众坐在文化广场顶棚下观看演出。至此，“文化大篷车”下基层文艺演出第一轮第三组十场演出圆满结束。

据悉，自文化大篷车活动开展以来，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京剧院、秦腔剧院、话剧院、杂技团分别创排了多个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通过文化大篷车下基层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打通理论武装和文化扶贫“最后一公里”。

《舞动银川·名师讲堂》活动结束

本报讯（记者 王飞）8月7日，由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银川市艺术研究室承办的《舞动银川·名师讲堂》活动在银川剧院落幕。

结业仪式上，银川市艺术研究室等主办单位向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本次培训特邀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学位专业委员会主任袁媛，以及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MFA艺术硕士汤诗韵和曾就读于萨尔茨堡实验舞蹈学院的青年舞者王怀立进行授课指导。

活动期间，老师通过专业角度讲授舞蹈创编中的选题材、立创意、主题动作、舞蹈结构等关键步骤，还与学员们分享在教学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夯实了学员们的舞蹈素养。经过5天的培训，学员们顺利完成了“舞动银川·名师讲堂”的所有课程。

◆ 听文物讲故事 ◆

胡旋舞石刻墓门：记录了一段很炫的舞蹈



（资料图片）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有两扇胡旋舞石刻墓门。黄褐色的长方形石门铁锁紧扣，每一扇中央各浅雕一名胡人男伎，二人旋转、跳跃，舞姿恣意，似在斗舞，身上舞动的飘带和流动的卷云彼此呼应……

1985年4月，宁夏博物馆考古队在吴忠市盐池县苏步井乡窖子梁唐墓发掘出这件文物，这是首次在唐代墓葬中发现展示胡旋舞的实物。这件国宝级文物上展示的胡旋舞画面，深刻反映了我国民族迁徙与融合的过程。

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是西域的一种民间舞蹈，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盛行于唐。据窖子梁唐墓墓志记载，墓主人为中亚粟特人，史书称粟特人为“昭武九姓”，以康姓为首。《新唐书·西域传》中有云：“康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对胡旋舞尤为醉心。”

据宁夏博物馆馆员母少娟介绍，公元七世纪，粟特人归顺唐朝，唐在宁夏灵武、盐池等地设置“六胡州”，粟特人便入塞于此安置，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胡旋舞最先风行于宫廷，唐玄宗耽声色，好歌舞，胡旋舞便日渐兴盛，随后下沉民间，蔚然成风。

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胡旋舞开始衰落。“胡旋舞的旋转速度、回旋次数和狂放的舞姿，都达到一种过度的极致。”母少娟说，这种极致违背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乐而不淫”理念，至宋元时期，由于丝路断绝和程朱理学兴起，胡旋舞随着乐舞文化的式微而没落。

据母少娟介绍，胡旋舞其实并非完全消亡，其舞蹈元素可能被西北少数民族舞蹈所继承，特别是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回族舞蹈，与胡旋舞有着密切联系。

“胡旋舞石刻墓门”不仅将史料中记载的“胡旋舞”以实物形式展现，也为粟特人沿丝路一线徙居宁夏及其同化的事实提供了佐证，这是丝路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体现。”母少娟说。

（新华社银川8月10日电）

莫言：我是个晚熟的人



自2012年获得诺奖至2016年，有人统计莫言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作家苏童曾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盛大的荣誉，带来前所未有的事务困扰，一度使莫言无法持续创作。不少人提到“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写出好作品。但莫言一直在努力打破“魔咒”：“获奖8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莫言新作《晚熟的人》，这也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

① “真假”莫言

《晚熟的人》中，汇集了莫言创作的12部中短篇小说，依然取材自“故乡人事”，但面貌全新——聚焦当下，融入对时代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12个故事篇幅紧凑，各有曲直，新鲜的、骁勇的、星罗棋布的叙述里塑造了一系列“应时而变”的人物。看完这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读者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

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甚至有不远万里而来的老外。

于是，莫言故事中的人和事，亦真亦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② 作品不断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有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闭关”太久的莫言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8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2017年，莫言发表散文《马的眼镜》，披露了他文学领地的缘起与师承，随后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文学刊物发表了多篇小说、诗歌和剧本，展现了自己在散文、诗歌、剧本等不同文学体裁上的独特魅力。如2017年5月发表于《收获》的《故乡人事》（由三部短篇小说组成：《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2017年《人民文学》11期刊发的《天下太平》，2018年1月发表于《十月》的《等待摩西》，2019年于《上海文学》连载的笔记体小说《斗阎笔记》等。诗歌《七星曜我》《鲸海红叶歌》《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也于2017年、2018年刊发于几个知名文学刊物。2019年末，莫言的新作诗体小说《饺子歌》发表于《北京文学》。

（据《华西都市报》）

